

徐州出土汉墓玉器的分类

田芝梅

(徐州博物馆 江苏徐州 221000)

Based on jade wares found in significant Han Dynasty tombs, this paper combined both methods of functionary and mode,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single method, it helps us to comprehend the full connotation carried by jade wares. Those jade wares provides first hand material to the study of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Culture in Xuzhou.

Key Words: Xuzhou Han Tomb Jade Ware Classification

内容提要 对徐州有影响的汉墓出土玉器进行分类及功用上的论述,打破过去单一从功能或造型的分类法,而是运用以功能用途和造型规律相结合的分类方法。这样分类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玉器文化的内涵,也为研究徐州两汉文化提供了系统的实物论据。

关键词 徐州 汉墓 玉器 分类

中图分类号 K876.8

文献标识码 A

两汉时期,徐州是西汉楚国及东汉彭城国的封地,各诸侯王陵墓和贵族墓地皆环绕于徐州市的周围。建国以来,在徐州地区发掘的汉代墓葬不仅数量多,而且出土的玉器精品也多。1995年狮子山诸侯王陵墓出土的玉棺、金缕玉衣等一批玉中翘楚,在全国出土敛葬玉器中可称得上是玉质最好、工艺最为精良。徐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出土汉代玉器影响最大的城市之一,汉玉器也成为徐州两汉文化中继汉兵马俑、汉画像石之后又一汉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

本文按照玉器的社会功能、用途及造型规律的分类方法,将徐州汉墓出土的玉器从总体上划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生活用玉等四大类别,下面逐一进行例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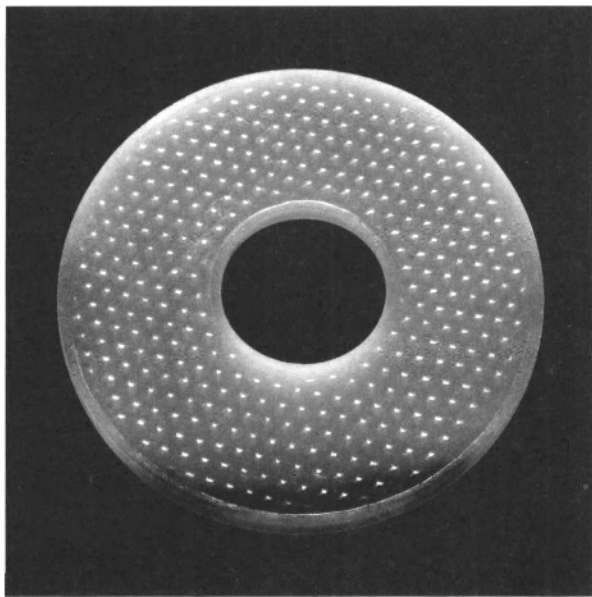
一 礼仪用玉

礼仪用玉,主要指祭祀、典礼等礼仪活动时使用的玉器,通常出土于等级较高的墓葬。玉礼器在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大量出现,并成为当时玉器的主体,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大量使用玉器,那时玉器主要用于礼仪活动,并专门为礼仪活动服务。良渚文化的玉礼器种

类很多,有琮、璧、璜、钺、冠形器、三叉形器、柱形器、锥形器等。到商周时期,玉器仍然是礼器中最重要的祭典器。商周玉礼器主要是“六瑞”,《周礼》上记载,“六瑞”指璧、琮、璜、圭、璋、琥,但在考古发掘中,除璧、璜、琮外,圭、璋、琥的发现并不是很多。进入春秋战国后,玉礼器逐渐走下神坛,成为一般的装饰品。

在徐州地区出土的汉代玉器中,“六瑞”中仅见璧和璜,其他可称之礼器的有戈、豹、熊等。

璧,是汉代最常见的玉礼器(图一)。璧是古人用来祭祀“天”的,即所谓的“苍璧以礼天”(《周礼》)。徐州地区的大中型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璧,尤以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数量最多。除了少数楚王陵墓以部分玉璧放在身体周围外(满城汉墓及南越王墓都存在这种情况),玉璧主要是镶在木棺上。大型楚王陵墓可能是象满城汉墓一样将许多玉璧镶于漆木棺的周围。徐州狮子山汉墓玉棺的玉片是镶在木棺的外侧,其前后两端中间各用了1块直径达22.5厘米的夔龙大玉璧(背面无纹饰且不抛光),左右两侧也各有5块大玉片,其正面雕刻玉璧图案^[1]。而北洞山汉墓则是将鎏金铜璧



图一// 礼仪用玉:西汉·玉璧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饰镶在棺上^[2]。中型墓葬通常仅陪葬1块玉璧,这块玉璧用丝织物以十字交叉的方式固定在棺木的头档上,如韩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玉璧上保留有明显的十字形丝织物痕迹^[3]。汉画像石上的十字穿环图案描绘的应该就是这一现象。在棺木上放置玉璧应与汉代流行升天成仙的观念有关,玉璧既是用来祭天的,也许能够让墓主借助玉璧神奇的力量使灵魂升入天国,我们看到东汉画像石墓门楣上常见“二龙穿璧”的图案,大概就是这种升天观念形象化的体现。在早期的画像石上也经常出现常青树上悬挂玉璧的画面,这可能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璧、瑗、环在作为礼器使用时往往是不分的,它们都可以当作玉璧来使用。璧除了玉制的外,还有琉璃和滑石制成的。滑石璧一般光面无纹饰,在墓葬中往往多件叠压在一起。有少量非常小的玉璧一般不作为礼器(也有例外,如小金山汉墓^[4]、土山寺二号墓^[5]等就作为礼器),而是一种佩饰,称为“系璧”。

璜,在汉代较为常见,一些中型墓葬中时有发现,用作握具和佩饰。按照《周礼》的说法,璜是用来祭祀北方玄武神的,也有人认为是替亡者招魂的。作为礼器的玉璜只发现于个别楚王陵墓中,大致放在死者周围,似乎与招魂有关。

玉镇,汉人喜好席地而坐,席垫使用久了席角易卷,人们就用4个镇压住。常见的镇有铁镇、石

镇,也有铜镇、玉镇。镇一般为圆形的动物形象,如虎、豹、熊等。徐州狮子山、北洞山汉墓分别出土了2件玉豹和1件玉熊,它们虽可称为“镇”,但与通常席镇形状不同。豹作卧状,熊作伏状,形体都较大,采用的是圆雕,底部平,与一般扁平玉镇不同。狮子山出土的玉豹中有1件是放在耳室门口,显然具有守卫性质。因此,这种大型的动物形“镇”应该具有较为特殊的礼仪功能,但也不排除用于陈设的可能。

此外,狮子山汉墓出土的玉戈,装饰华丽,几乎没有刃口,显然不具备实用性,当属礼器。

二 敛葬用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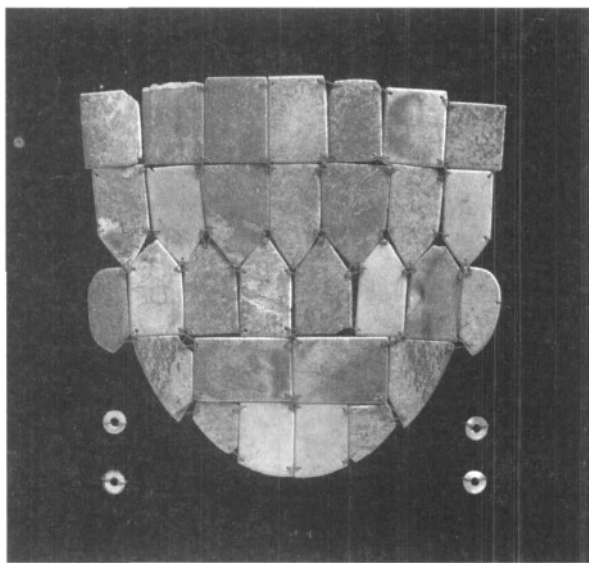
古人认为,玉可以保护尸体不朽,精气不泄。汉代帝王将相死后,不仅手里握玉、头戴玉罩、身穿玉衣、九窍玉塞,还要枕玉枕、睡玉棺,这些用玉统称敛葬玉器。目前,徐州是我国出土敛葬玉器最多、种类最齐、时代也较早的地区,出土的敛葬玉器包括玉衣、玉棺、玉枕、玉握及九窍塞等5种。这些敛葬玉器不同墓葬也会有不同的殓葬玉器组合。

玉衣,是最重要的敛葬玉器。这种葬服仅见于汉代,既首创于汉,也终结于汉。玉衣的由来,一般认为是由西周的缀玉衣服发展而来,大约经历了由玉面罩、玉头套、玉脚套、玉手套、最后到全身玉衣的流变。

汉代称玉衣为“玉柙”,或“玉匣”,由玉面罩和玉衣组成。玉面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徐州地区出土的玉面罩全部为西汉早期,计有6、7件,大约相当于与全国其它地区已发表的西汉玉面罩的总和。徐州地区的玉面罩大致有两种形状,一种比较简易,仅做出人的面部器官形状,玉片之间有较大的空隙,玉片不相互连缀,而是各自固定在织物上,药检所^[6]、子房山^[7]、奎山九号^[8]等汉墓出土的玉面罩就是这种形状;另一种是用玉片将整个面部全部盖满,玉片之间相互连缀,天齐一号^[9]、苏山头二号^[10]、后楼山一号^[11]、五号^[12]等汉墓出土的玉面罩均属这种(图二)。使用玉面罩的墓葬其身份一般都在列侯以下(不包括列侯)。

玉套在徐州地区仅见于拖龙山一号墓,只有头套和脚套,与山东临沂刘疵墓相比,少了手套。以丝缕穿缀,玉片上还以红色彩绘云纹等图案。该墓时代较早,其身份可达到列侯^[13]。

全身玉衣最迟到文帝初就已经出现,开始的时候结构复杂,玉衣各部位完全按照身体的原样,所用玉片较小,狮子山汉墓出土的玉衣是这一时



图二// 敛葬用玉:西汉·玉面罩
(徐州后楼山汉墓出土)

期的典型代表。一般玉衣使用玉片通常为 2000 多片,而狮子山玉衣达 4000 多片,可见制作工艺的精致程度。另外,早期玉衣还发现有使用鱼鳞甲形玉片(北洞山汉墓)及玉片上有彩绘(韩山汉墓)的现象。武帝以后,玉衣的形制基本定型。目前,徐州地区出土了多件全身玉衣,其中狮子山、北洞山汉墓均为楚王陵墓,使用的是金缕玉衣;韩山刘媯墓、火山刘和墓^[14]、后楼山 M6^[15]等基本上都属于刘氏宗族,身份大体上属于列侯,使用的是银缕玉衣。

到了东汉,使用玉衣完全等级制度化,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始封贵人、公主(皇帝的女儿)等用银缕玉衣,列侯、大贵人、长公主(诸侯王的女儿)用铜缕玉衣。徐州地区的彭城国及下邳国(睢宁县)出土的玉衣基本上都遵循这个制度。土山汉墓为彭城王(后)墓,刘楼一号墓为下邳王墓,均用银缕玉衣;拉犁山汉墓及睢宁九女墩汉墓均使用铜缕玉衣,墓主身份大体相当于列侯。所以玉衣也成为鉴定墓主身份的重要资料。

玉棺,即镶玉木棺,是将玉片镶嵌在漆木棺上。玉棺最早发现于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人窦绡的墓中,其为内壁满镶玉板,外壁零散镶玉璧。狮子山汉墓的玉棺形制较大。由于该墓曾遭盗掘,玉棺出土时是散乱的,但遗留了几处玉片组合,根据这几处组合对玉棺进行了复原。该玉棺长 2.8 米,宽、高均为 1.1 米,共用了 2000 余片玉片。玉片镶

嵌在棺的外壁,由前、后、左、右、上五个面组成,除顶面全部由长方形玉片组成外,其余 4 个面则由菱形、三角形、长方形等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玉片组合而成,有的玉片上雕刻玉璧图案,玉璧的好孔及部分玉片之间以金钉铆合,形制十分精美。

玉枕,即镶玉木枕,基本形状是一个长方形木芯,周围镶贴玉片。徐州出土的玉枕最多,大约有 10 件,是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玉枕的总和,时间上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狮子山“食官监”墓、后楼山五号墓^[16]、火山刘和墓、苏山头二号墓等出土的玉枕基本上都是纯粹由玉片镶嵌而成,而后楼山一号墓、拖龙山三号墓^[17]出土的玉枕则由玉片及铜构件组合而成,这种玉枕的时代相对较晚。

玉握,为死者手中的握具,最早出现在西汉初期墓葬,是用玉豚和玉璜作为握具。玉豚形状是由梯形玉片和长方形玉件连缀而成,通常与玉衣同出土,见于徐州地区的奎山汉墓^[18]、韩山一号、拖龙山一号等汉墓的玉握都是玉豚形象。玉璜握具在徐州地区往往与玉面罩同出土,如后楼山一号、五号、药检所汉墓、包括满城汉墓等均是以玉璜作为握具。大约景帝时期,玉豚就逐渐被玉猪取代,随着玉面罩的消失,玉璜也不再出现于握具中。猪握具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仍十分流行。汉代玉猪形制多样,多为写意,也有较为写实和生动可爱的。

玉塞,是对死者耳、鼻、眼、口、肛门、男女生殖器九窍的塞具。古人认为,将人的九窍用玉器塞住可防精气外泄。九窍塞包括耳鼻塞、眼盖、口琰、肛塞、阴塞及阳具罩。耳鼻塞的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呈圆形或八棱锥台状,前端稍细,后端稍粗,出土较多。眼盖呈橄榄形或椭圆形,直接覆盖于眼,较为少见。口琰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西汉早期一般用小的玉饰件或小块残玉作为口琰,也有用玉印的。至后来,口琰统一使用玉蝉。西汉早期的玉蝉雕刻较为简单,先做出蝉的大致状,然后简单的刻出眼睛和背部等,这种雕刻方法被称为“汉八刀”,给人以朴拙之感。西汉中晚期的玉蝉就比较写实,雕刻的也非常精致。口琰多用 1 件,徐州地区还有多座墓葬发现用 3 件玉蝉作为口琰的。肛塞一般为抹角的方锥台形,前部较后部稍细,表面光滑,多见于身份较高的墓葬中。阴塞目前发现的不多,徐州韩山一号墓出土的阴塞基本同于肛塞,唯顶端多出一椭圆形玉片。阳具罩在徐州地区还未曾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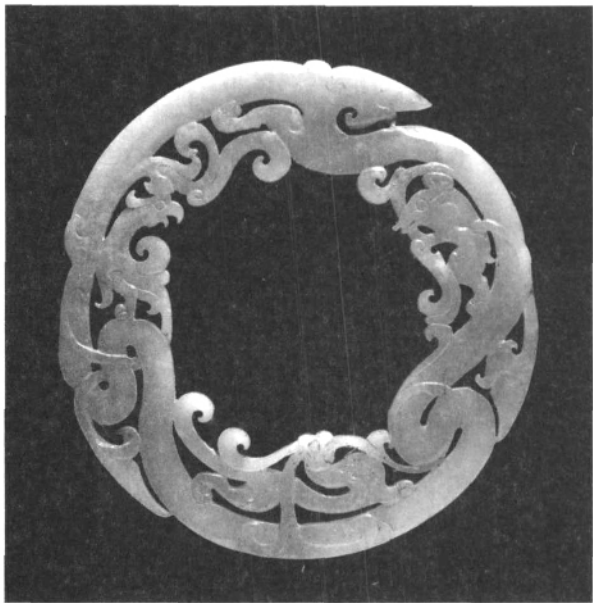
以上敛葬玉器讲的是一个完整的组合情况,实际上目前还没有一座墓葬出土过完整的敛葬玉器组合。通常情况下,玉枕和玉握较为常见,玉衣必须达到规定的等级才能使用,玉棺只见于个别特殊的墓葬,九窍塞在等级较低的墓葬中经常见到。

三 装饰用玉

装饰用玉就是没有太具体的实际用途,主要起装饰作用。出土的装饰玉器数量、种类都较多,大致可分为摆饰、佩饰和剑饰三种。

摆饰,主要用于陈设或悬挂的玉器,基本上都出土于楚王陵墓,像狮子山楚王墓中的装饰玉器,形体都比较大,又重又易损,不便于佩带。玉摆饰中数量最多的是玉龙。龙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就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并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玉龙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大量出现,尤以春秋战国时期为甚。汉代特别是西汉早期沿袭了这一传统,玉龙的出土也特别多。除单体的玉龙外,龙形图案还常发现于其他玉器中,如作为剑饰、佩饰及璧、璜等器物上的图案装饰,璧、璜、心形玉佩等的附设装饰,玉枕上的组成构件等。汉代玉龙有大有小,形体大的属于摆饰,形体小的应属于佩饰,当然也不排除部分玉龙是作为礼器的可能性,如狮子山汉墓部分玉龙不是出土于棺室,而是出土于府库性质的耳室,从摆放位置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出土的玉龙均呈片状,主要有三种造型:一种龙身总体呈“S”形,没有其他附属的图案,据说头上有角之类装饰的为雄性,没有的为雌性;一种龙身总体呈“W”形,周围有行云之类的装饰,形体稍大;另一种为两边对称的双龙,没有立体感,具有很强的装饰性。除玉龙外,狮子山汉墓还出土一种类似于“璋”形的玉饰,中间是上宽下窄的梯形框,框内及框的一侧、顶端均有透雕的云纹等,底端有插榫,显然属于摆饰。

佩饰,是佩带在身上的玉器,形制通常都比较小。最为常见的就是心形玉佩及玉组佩。心形玉佩也叫鸡心佩,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腰部或胸前,显然是佩带在身上的;另有一种与心形玉佩较为接近,但形体较小的“玉扳指”,即玉韞,据说是带在手指上拉弓弦的。但从出土位置看,也应该为佩饰,即牒形佩。玉组佩就是许多形体较小的玉佩组合串联在一起,仅见于等级非常高的女性墓葬,如东洞山二号赵姬墓^[19]、韩山一号刘媪墓、卧牛山汉墓^[20]、苏山头二号墓、狮子山汉墓中的女性陪



图三// 装饰用玉:西汉·龙凤纹玉环
(徐州东洞山二号楚王后墓出土)

葬者等。玉组佩一般由20件左右的小玉饰组成,其中包括玉舞人、玉觚、玉鸟、玉璜、玉珩、龙形佩、璜形佩等不同的类型及数量进行组合,如韩山刘媪墓的组佩包括玉舞人6件、玉觚4件、璜形佩2件、龙形佩1件、鸟形佩1件、兽面形佩1件等,可能还包括小玉璧、心形玉佩等;东洞山赵姬墓的组佩包括玉舞人2件、玉觚1件、透雕夔龙玉饰1件、透雕龙凤纹玉环1件等(图三)。可惜出土玉组佩的墓葬均被盗掘,组合已不完整,具体的排列情况也已不清楚。玉舞人一般为单体,狮子山汉墓中还发现有连体的玉舞人。

徐州汉墓中发现的佩饰还有玉龙、小玉璧(环)、铺首等。作为佩饰的玉龙见于北洞山汉墓和天齐刘犯墓。北洞山出土的玉龙为透雕的多条龙盘曲在一起,雕刻极为精致;刘犯墓出土的玉龙如短的蛇形,雕刻较为简单。铺首本来是漆木器上的装饰,但刘和墓的玉铺首出土于墓主腰部,应属于佩饰。此外,有一些很小的珠、坠之类,应是与其他小饰件组成串饰。如东洞山赵姬墓出土的2件玉贝、1件玉珠、1件琥珀坠、3件石管坠、6颗珍珠等应该是一组串饰,也包括一些形制小、上面有穿孔的小玉器都属于佩饰。

剑饰,共分4种,其中剑珔和剑珕为剑鞘上的装饰,剑格和剑首为剑身上的装饰。剑珔和剑珕在剑饰中较为常见,形制也变化多样,剑格和剑首多

为铜质,一把剑同时有4件玉剑饰的情况并不多见。除玉质的外,徐州黑头山汉墓还发现玛瑙的剑珕和剑珕^[21]。

四 生活用玉

生活用玉在汉代并不普遍,通常在等级较高的墓葬出土。由于制作玉器的原料需从遥远的西域昆仑山运来,制作工艺也很复杂。因此,即便是皇室贵族,除特殊需要外,用玉制作生活用具还是极为稀少。常见的生活用玉是印章,汉代使用印章极为普遍,以铜印最为常见,金印、银印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而玉印的使用则比较宽松,从用印者的身份到印的大小,从印纽的形式到印文的字体都没有严格的规定。目前徐州地区出土的玉印有10多枚,通常一座墓葬出土1枚,天齐刘犯墓和黑头山刘慎墓均陪葬3枚玉印,特别是刘慎墓,除3枚玉印外,还有5枚铜印。这些玉印基本为私印,多单面印,也有双面印,使用者多为男性,也有女性(刘婢)。印纽以盂顶形最为常见,也有兽形纽的,如黑头山汉墓出土的玉印为兽形纽。印文字体多鸟虫篆书,这在其他金属印章中极少发现,在刘慎墓出土的玉印中还有1枚为“阴阳印”,即一个字阳刻,一个字阴刻。有的印面有字,有的印面没有文字,或者是朱书的文字脱落。从印章出土的位置来看,多数在墓主人的身边,有的放在头部的,似乎还用作口琀,也有的与铜镜等一起放在漆奁盒中。有的单独存在,有的用绳子与其他小的珠子、坠饰串在一起(如翠屏山刘治墓^[22])。

除印章外,出土的生活用玉还有卮、高柄杯、耳杯、带钩等,但数量很少。卮、高柄杯及耳杯均属于酒器,最为常见的都是漆器,耳杯也有部分青铜制作的。这种玉质的酒器仅见于狮子山汉墓(图四)。东洞山赵姬墓、黑头山汉墓还发现有滑石耳杯,较小,似为明器。带钩一般为青铜质,北洞山和狮子山还发现有金带钩,龟山汉墓发现有水晶带钩^[23],玉带钩目前仅见于大孤山王霸墓^[24]。

综上所述,玉器一般都可归类,但有的玉器因不知用途,而无法归类,如狮子山汉墓出土的玉管就属于这种情况。另外,白云山汉墓中曾出土许多玉料,或为未雕琢的原料,或为开玉料时余下的边角废料^[25]。实际上,汉代往往将玉器废料或残玉器重新进行利用,小的可作口琀,大的可改小制作其他器物,比如玉衣、玉面罩或玉枕片等。白云山汉墓直接以玉料陪葬,也可能是反映墓主的特殊职业,有人把它说成反映墓主是玉工的身份。



图四// 生活用玉:西汉·玉耳杯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关于古代玉器的分类,存在不同的分类法,有按功能分类的,有按造型规律分类的,如分为生前用玉和殓尸用玉,朝廷用玉和庶民用玉;也有把功能和造型规律结合起来分类的。本文从徐州出土的大量玉器,结合功能和造型这两者进行分类,这样分法能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玉器文化的内涵,也为研究徐州两汉文化提供了系统的实物论据。

- [1]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 [2] 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 [3] 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
- [4] 徐州博物馆:《徐州小金山西汉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 [5] [6] [8] [9] [10] [12] [13] [14] [15] [16] [17] [20] [21] [22] [24] [25] 徐州博物馆发掘资料,部分墓葬的简单介绍见《考古年鉴》。
- [7]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子房山西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
- [11] 徐州博物馆:《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1期。
- [18]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奎山西汉墓》,《考古》1974年第2期。
- [19] 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 [23] 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